

浅谈京剧武丑 的念白技法

■ 程万春

丑角在京剧四个基本行当中居之末位，也少有自己独挑的大戏，但是其在北京剧表演中却占有重要的地位。它犹如珍馐中的“味精”，在整台大戏中可以起到调剂戏剧气氛、活跃现场的作用。它亦庄亦谐、幽默滑稽、灵活自然的表演风格深受观众喜爱。因此，人们常说：无丑不成戏。这也正说明了丑角表演在北京剧戏曲中所具有的特殊作用。

武丑，顾名思义，即擅长武艺的丑角。其念白以语言轻快、风趣、机警见长。作为一名武丑演员，本人对武丑行当的念白技法感触颇深，现就武丑表演中的念白技法的特点及要求作以分析阐释，希望喜爱武丑艺术的同行和朋友们能从中受到启迪，有所收获。

念白的个性化风格

武丑与京剧舞台的其他行当相比是有所区别的。他可以饰演的人物角色众多，饰演的人物年龄差距大，小到十几岁的孩童，大到耄耋之年的老者；饰演的人物身份地位迥异，可以饰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，农民、小偷等，也可以饰绿林好汉，官府武官等；即使饰演同一人物，在不同的戏中，人物个性也有所不同。在念白上运用富有人物个性化的语气音色，有助于更好地塑造人物性格、丰富人物形象。如《九龙杯》中的杨香武，是位无拘无束、天马星空的草莽英雄，虽年近花甲，却为堵口气，敢到皇宫内院盗御杯。因此，在塑

造这一人物时，念的京白语音应是苍劲浑厚的。《打瓜园》中的老瓜农陶洪，则用的是方言白，带有山西地方特色。他身残不废，在与宋子明的几番较量中，突出表现了他性格中的耿直、憨厚。因此，在刻画这一人物时，语音处理上要求干脆、爽朗，但又不泛老者所应有的苍劲之感。再如在《石迁盗甲》与《石迁偷鸡》两部戏中，虽表现同一人物，但两人的形象不同，就要求运用个性化语音来揭示不同的人物性格。在《石迁偷鸡》中的石迁是上梁山前，干着偷鸡摸狗的勾当，俨然一副无赖小混混的嘴脸。而在《石迁盗甲》中的石迁是上了梁山之后，虽去偷甲，但是执行指派的任务，因此，这时的石迁干练、机警，他用的是念白中的韵白，非常之有分量。

念白具有节奏鲜明、语气抑扬的特色

《梨园原》曰：“按其文之缓急，查当时之情形，应念急则急，应念缓则缓，方为上乘。”京谚也讲“百病数字，唱病无情。”说的是没有抑扬顿挫的念白就像是数数字，索然无味。因此，好的武丑演员只有掌握了念白紧与慢、疏与密、强与弱、缓与急的节奏变化，通过抑扬顿挫的语气才能展示人物内心情绪的起伏波动，从而塑造千姿百态的人物形象。如《连环套》中朱光祖对窦尔墩使用激将法时的那一大段联珠白的节奏、语气变化就异常鲜明。第一句“窦尔墩，窦寨主……”就以先强后弱的力度变化来表现朱光祖的俏皮及他对窦尔墩的不满，接着“实不相瞒，昨晚我黄贤弟夜入连环套，见寨主在那里饮酒，直喝得是酩酊大醉”这几句得慢下来，后面的“那时他本当一刀，结果你的性命”，才紧催上去。前面的几句谓“蓄势”，为后来的爆发点做好铺垫。在这段戏

中，节奏变化并非为变而变，而是有内容依据的。“直喝得是酩酊大醉”这一句，必须放慢节奏念，才能让人感觉出醉意来。再者，朱光祖目的是要向窦尔墩强调：当时你已醉得不省人事，要杀你简直是易如反掌。因此，这里放慢节奏可以更突出地表达词中之内涵。

再如《石迁盗甲》中石迁的一段念白：“我做偷儿本领高，鸡鸣狗盗其实妙，飞檐走壁皆如神，入屋穿房鬼不知，清箱盗笼人难晓……”如果没有节奏的变化，不注重语气语调的控制，听上去就如同老和尚念经，枯燥乏味、平淡无彩。

念白以“由人心生”为本，做到形神兼备

《礼记·乐记》文：“凡音之起，由人心生也。人之心动，物使之然也……”讲的是音乐的产生源于人的内心。但以多年从事武丑行当的经验来看，本人认为无论是念白的个性化处理，还是念白的节奏掌控，语气抑扬的呈现，归根结底，都是随着对人物角色理解的深入，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，而“由人心生”，为感而发的。那种生搬硬套，虚假造作，有形无神，照猫画虎似的念白，是很难赢得观众的喝彩的。因此，只有触情而出，有感而发，念白听上去才饱满、悦耳，人物才能生动鲜活，富有生命力。

京谚“千斤话白四两唱”，道出了念白在“四功五法”中所占有的分量。当然作为一名优秀的武丑演员，仅念白好，是远远不够的。只有将唱、念、做、打，手、眼、身、步、精、气、神、韵等所有表演技巧合理运用，充分展现在艺术舞台上，才能让人们充分感受到武丑行当的特殊魅力。

责任编辑 费 冽